



桥伍荷花满池开 欢声笑语四面来

杨光武/文

暖和的夏风吹绿了桥伍村，吹醒了文化长廊附近的荷园。离桥伍村不远，紧邻温岭高铁站，就在泽国轻轨站旁边，忙完一天的工作，闲暇之余，我骑小单车从住处去几分钟就到。

说到荷花，那洁白如玉的花瓣，那沁人心脾的清香，那自然的娇艳之美，那出污泥而不染透露出的那股独特气质。在一片碧绿的荷叶丛中一朵朵盛开，不只开在夏天，也开在每个喜爱它的人心间，更开在诗人的笔下，飘荡在文人墨客的心坎里。古往今来，因为荷花的艳丽、美好，众多文人墨客也毫不吝啬将许多赞美之词献给它，且将对它的喜爱转化为一首首传世佳作，比如杨万里的“接天莲叶无穷碧，映日荷花别样红”；周敦颐的“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；孟浩然的“荷风送香气，竹露滴清响”。

夏天，是荷花盛开的季节，也是桥伍荷园最美的时候，满池碧绿，星星点点的花朵点缀在层层叠叠的绿色荷叶中，蜻蜓落在荷叶上嬉戏，充满诗情画意。

走进桥伍村，乡土气息和新时代新农村的风貌令人流连忘返。你瞧，远处高楼林立；近处长廊、亭台水榭、荷园。在这里慢跑、闲逛，都格外惬意。走在荷花池畔，阵阵微风吹过，弥散着清芬可人的荷香。满目的翠绿，满池的荷花亭亭玉立，呈现出这个季节里桥伍最美妙的颜色和亮丽的如画风景。那朵朵粉荷、白荷，有的含苞欲放，有的妩媚盛放着，朵朵粉嫩、娇艳欲滴，婀娜多姿，在一片碧绿的荷叶丛中，好似一群衣着粉裳翠裙的琼闺秀玉，微风拂来，随风轻舞，摇曳生姿，沁人心脾的荷花清香四溢，招蜂又引蝶，也吸引着附近的人们络绎不绝前来打卡观景、赏荷、散心。

正是傍晚时分，人们或三三两两在长廊小憩；或三五成群，沐浴着落日余晖，徜徉于荷花池畔，感受令人神清气爽、沁人心脾的桥伍荷园风光。

步道蜿蜒，游人如织。民宅、人影，朵朵荷花满池开，赏荷观景的游人欢笑着来来往往打卡留影。

哇！好美。看呀！好多荷花。置身于梦幻且有些浪漫的碧波荡漾、满池荷花盛开的桥伍荷园，耳旁飘来阵阵欢呼声、赞叹声。男男女女尽情释放一天的疲劳，赏花，漫步，拍视频。孩童在荷花池畔追逐嬉闹与艳丽的荷花、翠绿的连片荷叶相映成趣。驻足凝视，满目好风光，伴着晚风习习，好不惬意，慢品诗意的荷花池，岁月静好，祖国繁荣昌盛，幸福肆意地写在每一个人的脸上。

海的记忆

陈洁婷/文

我是属于大海的孩子，我的老家是一个坐落在海边的小渔村。由于母亲是教师，我大部分时间随母亲住在她单位的宿舍楼里，但也有一部分时间是住在海边自己家的老房子里。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描绘过海边老房子的夜景，每当夜幕降临，海面船只上彩灯闪烁，倒影在水里，与星辰交相辉映，像绚丽的彩霞，美轮美奂。

除了夜景，存在记忆里的还有夏天的海风。夏天的海风是非常清凉的，甚至带点犀利。因为窗外就是大海，海风直接从海面吹过来，带着海的湿气和凉意，在房间里游移穿梭。即使是酷热难当的夏季，我们也不需要电风扇，尤其是寂静、漫长的夏夜，我们总是把窗户关到只剩一条缝隙，海风就从窗户的缝隙里溜进来，阴凉阴凉的，胜似空调。每个午夜，我们的梦经常被海风惊醒，不得不重新盖上薄薄的棉被才能安然入眠。

台风季节，海风肆虐，海浪高悬，透过窗户，我们看到海浪像叫嚣的恶魔，卷起来有三层楼那么高，一浪高过一浪，铺天盖地，呼啸而过，似乎要把整个世界都吞没。海边的台风远比城镇里的台风来得凶猛。台风来临，我家的房子在暴风雨中发颤。海风带着暴雨从窗户的缝隙中渗进来，整个房间大雨滂沱。家里能用的罐子全都用来接水，叮叮咚咚，和着窗外海风的鸣笛，像奏着一场交响乐。好几次，我们因怕窗户被台风毁坏，房子受到影响，全家人挤成一团蜷缩在一楼的餐桌底下，不知所措。

除了夜景和海风，我记忆最深的还有码头和沙滩。虽然大海养育了我们一方水土，但是大海也像一个魔咒，海域里经常会有安全事故发生，或者船员遇难，或者孩童溺水。尽管如此，我们还是抵挡不了大海的诱惑，小时候，海边有两个好玩的地方，一个是码头，一个是沙滩。我家靠近码头，每当船只出海或者进港的时候，我们都会跑到码头观望。过完年，船只第一次出海，每户出海的船只上都要燃放鞭炮祈福，整个码头人流如织，鞭炮连天，热闹非凡。等到过阵子船只进港，码头上的船只一字排开，彩旗飘飘，船舱里堆满了鱼虾和渔具，船员、转卖的小商小贩以及看热闹的村民，挤满了整个码头。大家笑逐颜开，交谈声、议价声、嬉笑声，不绝于耳，又是另一番热闹的景象。

海边的另一个去处是沙滩。沙滩离我家比较远，属于隔壁的村子范围。沙滩是我们孩子玩耍的天堂，小时候，我经常和小伙伴去海边沙滩玩耍，一望无际的海面，蔚蓝色的海水，我们在海边捡贝壳，拾海螺，抓螃蟹，挖水藻，光着脚丫在金黄色的沙滩上奔跑、呐喊，让海浪浸湿自己的双脚，让海风扑打自己的脸颊，还钻到海滩上废弃的岩洞里探险，真的是乐趣无穷。虽然有好几次我们因为涨潮躲避不及，被海浪卷走一只凉鞋，遭到大人的训斥，但是我们依然乐此不疲，欢呼雀跃。

离开老家已经二十多年，海边的老房子也已经闲置，我很少回去看看大海，看看码头，看看海滩，看着设备越来越先进的船只以及被海风吹过的村落。如今，我已经不可遏制地老去，但大海还在那里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它那么鲜活，那么真实，在记忆中温暖了我多舛繁复的岁月。

章柠檬/文

现在的夏夜，谁会想到逃跑呢？我们甚至连动都懒得动。要逃，也是想尽快逃回空调房，和夏天的炎热作无声的对抗。

可在那个没有空调，甚至连电风扇都要共享的年代，作为孩子的我们，能想到的对抗夏天的办法，就是一次又一次的逃跑。对，就在夏夜的掩护下，我们出逃！去打败夏天的热，把快乐拿下。

温岭市区北山一带有很多农户，我的小学同桌李小伟跟我们透露了一个情报，说他家一个邻居就是种植黄瓜的，黄瓜地离家门口有100米远，晚上8点左右，农户就不再照看瓜棚了。我们约了共5个核心朋友，谋划了好几天，决定要干票大的。

夏天的夜来得比较晚，我们巴巴地盼着天全擦黑了，兴奋得不行。大家按照原来说好的，统一穿深色衣服，然后约在卖鱼桥会面，5个小毛贼就开始欢腾地向北山进发了。瓜棚有3个教室那么大，里面黑压压一片。我们确实有点紧张，先派一个钻进棚里熟悉路线，再一个接一个小心翼翼地潜入瓜棚最深处。毕竟是农村，偶尔会听见狗吠，也会听见凉乘的人路过时的咳嗽声，这些都会把我们吓得够呛，抱着头蹲在瓜地里，一动都不敢动，等瞅准了时机，我们才会对黄瓜动手。没想到黄瓜也不好拧，有些估计不够成熟，都不太愿意跟我们走，一拧就会惊动整根藤，害怕、用力、心慌，让我们被几根黄瓜折腾得汗流浹背又激动不已。

5个10岁开外的孩子，每个都胆多敢偷瓜，真有点胆大。在这，要在夜色中来回折腾两个小时，可我们一点累都没觉得，干了一件特别的事，特别得意的事，而且多得到一次类似秘密，我们的友谊就多加深一次，月色可鉴呀。

约摸着，我总共干了5回吧，直到有一天，我们带回来了一个最大的“战利品”，我们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黄瓜，足有手臂般粗。我们压根不知道这根黄瓜是不能随便摘的，我们每个人都尝了一口，又老又涩，很难吃，听我妈说过，这好像是留种的黄瓜，是要特别保护起来的。李小伟比我们要懂一些。我们都有点慌了，先前的兴奋一扫而空，悻悻地望向那根被我们糟蹋的黄瓜王，都能猜到它的主人对它有多珍惜，失去它有多难受。那根老黄瓜，结束了我们的“北山之约”。

没过多久，我们又有了新的出逃计划，有同学打探到花园巷有户人家的院子里有一棵桑葚树，主人是个耳背的老伯伯，晚上又睡得早。我们又开始激动了，为了提高计划的成功率，我们拖延到晚上10点后才行动。那时的小学生睡得也早，打跑睡意的是出逃的刺激，只要能骗过家长的眼睛，我们就决定先逃为快，哪怕知道回来必挨一顿打都动摇不了我们逃跑的意志。那时的孩子，哪个不皮实，全靠父母三天两头揍出来的。

晚上，我们准时来到了花园巷的那棵桑葚树下。树太高了，超乎我们的预想。幸好有男生在，他们负责爬树，女生负责捡。可我们想的还是太简单了，等爬上树，发现只能够着近点的果子，再说桑葚是黑的，掉下来也不好捡。那就狠点，我们给男生递棍子

上去，让他们用力敲树干，底下的我们脱下外套铺在地上去接。太得劲了！耳背的老伯也真是配合，房里一点动静都没有，真把我们给乐坏了。行动非常成功，大获全胜的我们在黑漆漆的巷子里边吃边笑，笑得星星都亮了。

第二天，我们都被家长严惩了，是衣服上洗不掉的大片桑葚汁出卖了我们。但令我们没想到的是，那位桑葚的主人，聋耳老伯居然找上门来了，也不知道他怎么打听来的地址，是来找我们算账吗？不，他送来了一篮桑葚，跟我妈说：叫孩子们不要再去爬树了，树干都快被坐断了，万一掉下来多危险呀。我们又愧疚又感激，一致怀疑，那老伯的耳朵根本不管，多想再去敲一回他家的桑葚树试试，可再也没去了。

上了初中后，朦胧的青春常让我们望向高远的天空，夏夜星光灿烂，我们的逃跑一半是为了躲避父母的唠叨，一半是为了看见未知的成长。虎山公园的上凉亭边有一块小草坪，我们常约在一起看星星。天空一无所有，为何给我安慰，海子的那句诗，是我们的疑问，也是我们的答案。还没完全长大的我们，总想站到最高的地方，看到最远处，我们在布满星光 的夜空下尽情憧憬着自己的未来，那毫无依据的猜想和不切实际的愿望，就像夏天山顶的风一样，搅动着我们的热情，又一下子逃得无影无踪。

我们会在下山后，集体去吃冷饮，八一宾馆楼上的那家，要排队取票的，很是热闹。2.5元的牛奶八宝饭、5毛的糯米蛋糕、1元的什锦水果汤，是我们的标配。糖加多点，再多点。加冰块、再加！那时的我们不必理会血糖、胆固醇，不操心减肥、养生，就喜欢往炎热的夏天浇上淋漓尽致尽的冰爽，够自由，够酣畅！

后来，上了高中的我们依然喜欢在夏夜出逃，繁重的学业让我们不知道要逃向哪里，但还是可以追逐到风。哪怕没有风，跑起来就有风。夜自修放学，从温岭中学大门出来，沿着方城路向东，是一条笔直向下的斜坡，我们并排骑着自行车，笑声灿灿地迎着风“飞”下来，真舍不得马上回家呀。于是，逃跑的念头又找上我们了。骑得更远些，去追更大的风。真不知道，少年的我们咋那么有劲？我们一次次尝试着偏离回家的路径，蹬着自行车到10公里以外的长屿、温西、石桥头，漫无目的，一直向前，就是为了享受空旷无边的黑夜和迎面而来呼啸的风。

等到再长大一点，有胆大的男生会借来摩托车，我们就选择约在周末的晚上去兜风。当然是海边喽，自由行驶的快乐让我们也变成了风，张扬的风，闪亮的风，迎向坝上更大的风。风中有黑夜说不清的神秘，有海水淡盐的咸味，也有甜甜的爱的悸动。

逃跑着，逃跑着，我们就这样长大了，长成不再逃跑的大人模样。

夏天依旧热辣辣，但心中似乎少了一种热度。就像此刻，我宁愿待在空调房里对着屏幕敲字，也不愿和明亮的夏天对视，最好就把夏天遗忘。

记忆中那些存在于夏天的逃跑，原以为是和夏天的对抗，其实是一场热烈的奔赴，只有夏天才能拥抱这些美好。

城南读书

解忧

午后，头顶上的绿蔓藤像一个个严谨的学者
挑选着每一束映射的光
将他们投放在绿茵里
《象征主义》里的文字开始活跃起来
将光线解读出一张张生动的脸
或凝神静气，或恹恹欲睡，或不可言说
一根烟如一个沉睡者
在呼唤声中清醒
又迅速在指尖被点燃
疲倦的身躯正被贴合的帆布包裹
午后的时光，如盗冰者指尖的冰
在慢慢融化

《一瓶王老吉》

项晚玥

我被闪烁的繁星群魔乱舞
在达到了温度的季节里飘荡
还在十几岁的年纪了，被沉淀了
沉淀在一瓶王老吉里。
当一个女人刷完卡从货架上取走
她的青春也被计算器锁定
坏的种子被重新罗列
剧本也将被重新改写
她撬开了瓶盖，咕噜声覆盖着了肠胃
明天一定会重新开启。